

岁月
年华

当广东表婶遇到恭城油茶

□黎宝壮

那时，我表叔二十多岁了还是个游手好闲的样子。后来，他跟随别人由恭城茶江放木排下广东，再后来又做些往返两地的生意，不久便“滋润”起来了。那次，表叔居然带回了一个水灵灵的“广东表婶”。

听说表叔不仅发了财，还讨回个漂亮的广东老婆，亲戚邻里都前来观望。这天，洋气的“广东表婶”倒也热情大方，麻利地去圩市买来了鸡鸭鱼肉等，再一番鼓捣，便张罗出一大桌酒菜来款待众来客。但是，用餐时表婶却发现客人似乎闷闷不乐，有的轻轻摇头欲言又止。看来是不太领情啊！表婶心里大惑不解。

客人走后，表婶轻轻地问表叔：“我弄了那么多的好酒好菜招呼他们，可是客人们好像还满脸不高兴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表叔着急地叹道：“哎呀！你搞那些东西做什么嘛！人家要喝——油——茶！”表叔还拉长了腔调。表婶顿时傻了，自言自语说：“唔！要喝油茶呀？……哎哟！那种黄幽幽、苦渣渣，跟中药一样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哟！你们这边的人真是一帮子的‘怪人’！”

恭城油茶以茶叶与生姜为原料在热锅里捶打而成。茶叶放得多又经过反复捶打，所以油茶味道会明显的苦，初来的表婶自然是喝不惯的。

还有，按当地瑶家风俗，刚嫁入家族的新媳妇与主家、亲戚第一次见面时，那主家及其亲戚是一定要喝一次由新媳妇亲手打制的油茶的。这个礼俗叫做“喝媳妇娘油茶”。而此刻亲戚邻里又往往会

通过观察“新媳妇”打油茶的态度、技术熟练程度以及所打出油茶的口感来体验、感受、评判新媳妇娘是否聪慧贤良。所谓“好媳妇打得出好油茶”，这个“礼仪”自然颇有感受新人脾性，或者有点“评头论足”的意味。

不久，表叔家一拨清一色的舅娘们又过来做客。这回，广东表婶可什么菜也不买啦。她早早地泡好上品的茶叶，又挑选了鲜亮的老婆，就在厨房开始认真真地打制恭城油茶。不一会，表婶将浓醇醇香的油茶摆上餐桌，又配上了粑粑、糕点、米果之类的佐料。一番操作妥当，表婶亲切有礼地将舅娘们请上餐桌。见到整个油茶餐桌上粑粑、糕点、麻蛋果摆得琳琅满目，一碗碗油茶金黄灿灿的，醇香扑鼻，众舅娘笑吟吟地一一落座。整个屋子都被欢声笑语所弥漫，舅娘们一边高兴地喝油茶一边不停地夸奖表叔“讨得个好老婆”，又一股劲地说广东表婶不光生得“靓水”还贤惠能干，赞表叔真是太有福气了。表叔在众舅娘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中笑得合不拢嘴巴。

时光荏苒，广东表婶“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那年，表婶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并成家，就将老表婶接到广州生活。

可是，刚住上几天，表婶就感到头昏脑涨、周身不爽还老是犯困。开始以为是感冒了，但吃了药、打了针也不见效果。几天下来，表婶便没有了精神，整个人都被折腾得“蔫了”。表姐纳闷道：“噫！这老妈怎么了，原来身体上好好的，为何才来这几天就犯病了！莫不是水土不服？”一想，也不对呀！她本来就是广东人嘛，怎么会？“对了。”表姐一拍脑袋似乎霍然间找到了答案，她自言自语地断定，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了！

周末，表姐一大早就上市场买回来了生姜、茶叶、葱等打制恭城油茶的基本食材。经过一番忙碌，便打制出了一大锅恭城油茶。她摆布好粑粑糕点，去里屋唤出表婶。未想，表婶一见恭城油茶便瞬间就来了精神。几大碗油茶喝下去，表婶顿感神清气爽，所有不适症状竟然全部消失了。表姐在一旁暗自偷笑：“这个老妈子呀，也真是的！原来真是犯上‘油茶瘾’了啊！”

过后，表姐每天都对老妈子以油茶“侍候”，连续几天倒相安无事。有一天，表姐竟说：“油茶是蛮好喝，但还是比不过恭城当地油茶那么‘正点’哦！我还是回恭城去住算了。”表婶便又回到了恭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喝油茶“上瘾”，广东表婶硬是被恭城油茶“同化”成了地地道道的恭城人，而从此一日三餐再也离不开恭城油茶了。

我表叔今年九十多岁了，说起话来快言快语，做起事来雷厉风行，身体棒极了。

据说恭城油茶是从清瘴祛病的保健饮料演化而来的古老民间传统饮食，我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喝个油茶上了“瘾”那又何妨？

慢
时光

桥下故事

□蒙祥吉

讲一个小孩子不能学的故事。
那天半夜下班，骑着电单车到半路突然下起了雨，我不得已躲到立交桥下。桥下聚了不少人，有路人、有摩的司机、流浪汉等。

雨势一时停不了，我百无聊赖地掏出烟盒，想抽支烟。烟叼在嘴里，摸遍了口袋，发现没带打火机。正郁闷时，一个流浪汉走到我跟前，他伸出两根手指——讨烟的意思，这个我懂。

因为没火，我便把嘴里叼的那根给了他。流浪汉并不介意沾了我的口水，他也放到嘴里，用牙齿衔着，接着又伸出两根手指。

我郁闷得不行，说：“没有火，你要那么多烟干吗？”流浪汉咧着嘴不说话，脑袋往两个摩的司机的方向晃了晃。我不能确定他的意思，他也等着不走。

掏出烟盒，看看没几根了，我连盒子也给了他。这汉子走向两个摩的司机，缓慢而熟练地打开烟盒抖了抖，露出两根，分别递向两个摩的司机。

两个摩的司机接了流浪汉递过去的烟，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点了起来。流浪汉也把嘴凑上去，其中一个摩的司机很自然地帮他点了。这个结果让我的郁闷从“不行”到“要死”的程度。

流浪汉看到烟盒里还有烟，他没打算还我，而是像递给两个摩的司机一样，轻轻地抖一下，露出一根，让我自己拿。

第一次接到流浪汉递的烟，很有些滑稽。我也学两个摩的司机拿了一根出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抽，因为没有火。

流浪汉又用夹烟的手朝摩的司机晃了晃，意思是让我过去讨火。

我还在犹豫，倒是帮流浪汉点烟的那个司机热情起来，他主动凑到我这边，说：“来来来，我帮你点。抽了你的好烟，多谢多谢。”说着把打火机打燃，拱着手，请我点。

我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吸了一口烟后好多了。

摩的司机问我在哪上班，我回答了他。他也说了自己的情况，他说他姓张。我最好奇的是他怎么和那个流浪汉那么熟。他说他长期在那一带候客，还在冷天的时候他们有时会弄些火来烤，那个流浪经常靠过去和他们一起烤，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打趣着说：“你们不嫌他脏呀？”

摩的司机说：“脏在他身上，又没掉到火里面，就算掉到火里面，烧了也不会沾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关系？”

我很敬佩摩的司机的见解，同时对我歧视性的问话感到很无趣。我们不再说话，四个陌生男人仰头望着天看着雨，吐出去的烟雾最后混到了一块。

落寞的水泥船

□许佳荣

春节期间回老家省亲，只见老屋前池塘里的一条水泥船随着风儿在水面上晃悠，船面早已龟裂，如同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沧桑，不时地传来撞击河坎的“笃笃”声响，仿佛向我诉说着自己的曾经与过往。

我们这儿属于典型的水网地区，除了联圩可以骑自行车外，没有一条可以通车的公路，出门只能依靠船只，无舟不行是最真实的写照。1984年初夏，农村分田到户大包干，正直中年的岳父买了条吨半的水泥船，那时我和妻子在家种田。有一块责任田，离家5里路远，每到收获的季节，总是吃好早饭、带着中餐出发，晚上顶着星星回来，吃好晚饭已经10点开外，这时儿女们早已进入了梦乡。

由于来回都靠双手撑船，速度慢，如遇到西北风袭来，船儿在河里直打转，半天也不能到家，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即使这样，也比步行强。

1991年夏天，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水稻、棉花等农作物没入水里，联圩告急、村庄告急。一天到棉花田里刮水开展生产自救的岳父母，突然发现坝头决口，汹涌的洪水犹如脱缰的野马放荡不羁，内河水位猛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岳父母果敢地将水泥船沉入坝头口，抵挡洪水的冲击力，为后来数以千计的乡亲投入抢险，最终排除险情，赢得了时间。

洪灾过后，乡里对损毁的船只进行了补偿。岳父花了500元从县里的水泥制品厂购置回一条新的5吨水泥船。同时，又投资1200元买来了“江淮12匹”柴油机和挂浆机，于是水泥船变成了挂浆机船，着实让家里人感受到生产生活的便利。

记得第二年，家里种了6亩西瓜，头天傍晚采摘，第二天麻麻亮，发动机器，两个小时就赶到了县城瓜果市场。瓜一卸，钱一数，爽得一脸糊涂的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我考进县直单位，全家离开了田野乡村进了城。挂浆机船一直陪伴着岳父母，不知疲倦地穿梭于田间地头，粮站、棉花站也经常出现其忙碌的身姿。再后来，岳父罹患肿瘤，水泥船终于停下奔跑的脚步。

2016年夏天，岳父搬下了陪伴他24年的水泥船，去了天国。禁不住岳母的唠叨，我决定寻找买主，将倾注父辈深情的水泥船出售掉，找个下家。怎料想，水乡泽国沧桑巨变，高等级公路纵横，水泥机耕路四通八达，水泥船由香饽饽成了冷落货。最终，只卖了柴油机和挂浆机，水泥船依旧孤零零地栖息在门前的池塘里。

再后来，岳母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水泥船从此无人问津，日晒雨淋，忍受着岁月的风化。

回望乡村，落寞的水泥船随处可见。我想随着岁月的推移，水泥船终将消失，幻化成人们记忆中的乡愁！

星
推荐

柔软的力量

——读《增广贤文》有感

□陈碧玉

初读《增广贤文》时，我一脸稚嫩；再读《增广贤文》时，我已眼含沧桑。

小时候，我喜欢赖床，父亲通常会站在床前，先是好言好语相劝；继而打开一部小型收音机播放节目，以便把我从美梦中拉回现实。那个小收音机经常会播放各种历史小故事，或者诵读古诗词。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早上，天气奇冷，我正在被窝里和枕头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字正腔圆的男音开始朗诵《增广贤文》：“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

所有惯常动作使用完后，看我依然闭眼装睡，父亲不免恼怒，直接粗暴地掀开被子，丢过一本《增广贤文》，恨铁不成钢地训斥：“给我读三遍，否则不准吃饭！”

看看一脸愠怒的父亲，我很不情愿地穿衣起床，嘟嘟囔囔地骂道：哪个混蛋写了这破书，害我不能睡懒觉！还一日之计在于寅呢，你不喜欢睡懒觉，全天下人都要跟着早起床？我才不信呢，睡懒

觉的人照样也能成功！

虽骂了这作者千万遍，我却不敢大声说出来，只好口不应心地诵读起来，至于有没有入脑入心，父亲肯定不知道，他听到的是小女儿稚嫩的童音，脸上不由得笑意满满地说：“嗯，多读国学经典，你会悟出很多道理。”

年幼的我并没从书中悟出多少道理，但作文倒是大有进步，因为信手拈来运用格言警句，经常获得语文老师的赞许，作文屡屡成为范文，让我小小得意之余，对《增广贤文》多了几分好感。

时光总是“逝者如斯夫”，静心再读《增广贤文》时，细细的皱纹悄悄爬上我的脸庞，父亲也早已长眠于九泉之下，想起他当年的殷殷教诲，不觉潸然泪下，更为自己当初的年幼无知汗颜。如今，我已养成了早起晨练的习惯，元气满满地开启新的一天，也深深体会到“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的深刻含义。

文字无声无言，却充满柔软的力量。《增广贤文》里的每句格言警句都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特别是为人处世之道，耐人寻味，让人受益匪浅。“钝鸟先飞，大器晚成”催我奋发；“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让我警醒；“忍一言，息一怒，饶一着，退一步”教我为人处世。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有惰性，但每每这时，我便会翻开《增广贤文》看看，让自己“日勤三省，夜惕四知”。为了避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遗憾，我制定了详细的健身计划和写作目标。日积月累，我的体质得以增强，也常有文章刊发于报刊。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增广贤文》如同一盏灯，不断照亮我前行的人生之路。

一个春日早上，晨练回来的我听到侄子正在诵读《增广贤文》，蓦然忆起幼年那一幕，不觉动容。如果泉下有知，父亲看到孙子能自觉学习国学经典，应该很欣慰吧？

母亲种韭菜

□诸葛保满

连续几天的绵绵春雨过后，小院里的那畦韭菜仿佛得到了召唤，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绿莹莹、水嫩嫩的，似乎在勾勒《红楼梦》中“一畦春韭绿”的诗情画意，让人感受到了那份扑面而来的暖暖春意。

这畦韭菜是母亲生前种的。那时，房屋刚建成，门前还有一两百平方米的空地。原本，我们想全部硬化了方便活动和堆放杂物。已近八旬的母亲一辈子劳碌惯了，每天不侍弄侍弄土地便浑身不舒服，她央求我们硬化地面的时候留一些空地来种花种菜，让小院多些生气。想想平日里我们做儿女的外出工作忙于事业，没有太多精力关注母亲，再因父亲已逝，大多数时候只有母亲一人在家，不放心她还到野外劳作，能在院子里留个小菜园，让母亲的生活充实些也是好事，硬化地面的时候便特意将母亲保留了“小天地”。有了这个“小天地”，母

亲的日常生活便充实而快乐。她在里面栽几簇葱、种一畦韭、植几株蒜、播少许菜籽，间种月季和茶花，每天松土除草、施肥浇水、赏花捉虫，小院变得菜绿花香，生机蓬勃。

每逢春季来临，天气回暖，小院里的韭菜就缓缓地钻出嫩芽，一片叶、两片叶、三片叶……茁壮生长，直至每一根韭菜都丰满饱满、柔嫩滑润，香气袭人。俗话说“头刀韭菜，鲜黄瓜”，一年里的头茬韭菜积蓄了整个冬天的养分，长出来的叶片肥厚，鲜嫩的韭菜散发出诱人的韭香味，是开春难得的时令鲜品，丰富着春日的餐桌。用韭菜烹饪的美食有“韭菜炒肉丝”“韭菜饺子”“韭菜三鲜汤”等等，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韭菜煮蛋”。因“韭菜”的“韭”与“九”谐音，民间还有称“韭菜煮蛋”为“十样菜”的趣谈。如果有人戏说“一个碗就盛了十样菜”，

那碗里就只盛了一份韭菜煮蛋。韭菜煮蛋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将韭菜切成碎末拌在鸡蛋中来一盘香韭煎蛋，另一种可以将韭菜切成段做成韭菜炒蛋。金黄的蛋，嫩碧的韭，芬芳的香，让古籍《礼记》中的“庶人春荐韭，配以卵”的美饕飘香数千年。母亲特别善于分享，奉行“众人吃众人香”主义，每每割韭菜，只留下够自己吃的，其余的便早早就算盘好哪些用来送子女，哪些用来送邻居，让韭香飘到更远的地方。

韭菜是多年生植物，只要有阳光、土地和水，便能生生不息，一茬接着一茬生长。如今，母亲已经逝去，她生前种的那畦韭菜依然绿意盎然，每每有闲，我便会蹲在小院里的菜畦前，沉醉于那屡醉人的韭香，回味浓浓的母爱。